

一种由 NP 和 VP 组成的双话题现象

吴中伟

1. NP-VP 在句法上构成主谓小句，在语用上构成“话题—述题”结构，这是最常见的现象。如：

(1) 我一直没休息，天天加班。

例(1)包括两个小句，第一小句中的“我”是话题，“一直没休息”是述题。本文不讨论这一类句子。本文讨论的是下面这样的句子：

(2) 我自己穿衣服，只求舒适，干净，只是最怕穿脏衣服，有一点点污迹也要马上脱下来换洗。(沙叶新《新民晚报》1992,6,29)

其中“我自己穿衣服”比较特别，如果是一个“话题—述题”结构的话，那么有两种可能：

a. 我—自己穿衣服

b. 我自己—穿衣服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没有向我们传递任何新信息，这一陈述的语用价值为零。试比较下面一句：

(3) (小孩对妈妈说) 我自己穿衣服，你别管。

显然，(2)和(3)的“我自己穿衣服”在语用价值上大不相同。我们认为，“我自己穿衣服”在(3)里构成了一个表述，NP

“我”是话题，VP“自己穿衣服”是述题，是传递了新信息的。而在(2)里，它不构成一个表述。发话人并不想告诉我们新的信息，他要告诉我们的东西，须到后面去找。虽然从语义关系上看“我”确是“穿”的施事，但是这一“施事—行为”的关系是一个基本常识，对这一关系作出陈述，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除非有言外之意）。所以，我们认为，例2)中的 NP VP “我自己穿衣服”只是话题，而不是“话题—述题”结构^①。

2. 关于上述语言现象，下面再略举数例：

(4) 我们阅读散文，要注意找出全文的线索。（初中《语文》第四册）

(5) 我们学习写散文，应从简单易行的写法入手，逐步学习比较复杂的写法。（同上）

(6) 同学们平日读报，有时看到一条消息，一篇通讯，会引起很大兴趣，发表议论。（初中《语文》第五册）

(7) 昆虫采蜜传粉，有一种特殊的习性，就是只采访同一种植物的花朵。（同上）

(8) 从我们现在的目光看上去，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同上）

(9) 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邓小平文选》三）

从以上例句的加线部分可以看到：

第一，这些 NP—VP 不构成自足句。它们缺少自足句所需要的时体范畴或语气范畴等。^② 比较：

(10) a * 我们学习写散文。

b 我正在学习写散文。 / 我们想要学习写散文。

(11) a * 我们解决香港问题。

b 我们一定要解决香港问题。

又如,下面的“他买东西”、“他来”、“回去”均不能独立成句:

(12)他买东西,总是挑三拣四,不是十分满意的坚决不买。

(13)他来,一定是坐出租,回去,则由主人开车把他送回家。

第二,这些 NP VP 不但不构成自足句,也不构成非自足句。也就是说,他们连小句也不是。一个证据是,当其中的 NP 是一个并列结构时,连词用“和”,如上引例句中的“读书和讲学”。我们知道,“和”连接作谓语的动词或形容词时,动、形限于双音节,谓语前面或后面必有共同的附加成分或连带成分。^③如:

(14)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明年的财务预算。

而上引例中的“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就不符合这一条件。再如:

(15) a 我们读诗,也写诗,写了以后互相传阅。

b *我们读诗和写诗,写了以后互相传阅。

c 我们读诗和写诗,都要有一股激情。

显然,“我们读诗和写诗”在(b)和(c)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果作为小句,出现在(b)中,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 NP VP 不但不是小句,也不是主谓短语。(一) NP VP 可以换位。上引(4)-(9)的 NP 均可以移到 VP 之后,如:

(16)阅读散文,我们要注意找出贯串全文的线索。

(17)采蜜传粉,昆虫有一种特殊的习性,就是经常只采访同一种植物的花朵。

再看几个实例：

(18) 徐月珍 20 岁起，就一直和白血病孩在一起，她说：

“做这项工作，我们首先要有同情心。”（报）

(19)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邓小平文选》三）

(二) 这里的 VP 带有名词性。当 VP 是一个用“和”的并列短语时，它已经带上了名词性。而且，VP 还可以转化为一个名词性短语：

(20) a 我们建设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邓小平文选》三）

b 建设一个国家，我们不能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

c 一个国家的建设，我们不能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

(21) a 他管理工厂，很有一套。

b 管理工厂，他很有一套。

c 工厂管理，他很有一套。

(三) 当 NP VP 的后续成分较短时，VP 后面的停顿可以取消，并且 / 或者在 NP 与 VP 之间插入停顿或停顿加语气词。如：

(22) a 他讲课，特别认真。

b 他讲课特别认真。

c 他呀，讲课特别认真。

(23) a 他吃饭，又多又慢，好像是人生最大享受。

b 他吃饭又多又慢，好像是人生最大享受。

c. 储先福，（家乡粮食困难，对连队伙食十分满意，）
吃饭又多又慢，好像是人生最大享受。（石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里的 NP 与 VP 是互相独立的，不是 NP VP 作为一个整体充当句子的话题，而是 NP 与 VP 分别充当句子的话题，即“双话题”。

3. 从意义上看，这些充当话题的 VP 是限定某一方面的，后面的述题是对这一特定的方面进行评述的。^④对于 VP，我们一般都可以加上“关于”，“至于”，“在...上”；“在...方面”；“在……时”等，如：

(24) 我们在阅读散文时，要注意找出全文的线索……

(25) 在采蜜传粉方面，昆虫有一种特殊的习性……

(26) 在读书和讲学上，东林党人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

(27) 关于解决香港问题，我们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

4. 充当双话题的可以是 NP VP(VP NP)，也可以是 NP NP，也可以是 NP PP(PP NP)^⑤，位于前面的是主话题，位于后面的是次话题。如：

(28) 他眼睛很好，耳朵不太好。（NP NP）

(29) 他穿衣服只求舒适，干净。（NP VP）

(30) 他对我，从来是言听计从的。（NP PP）

认清句子的话题，对于理解句子的意思，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

(31) 她在娘家，因为是小闺女，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
针线活，没有下场下地劳动过。（孙犁《亡人逸事》）

这里的问题是，“她”当时在哪儿？作者似乎已经告诉我们了：她在娘家。可是，从上下文来看，当时“她”已经出嫁了，住

在夫家。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她”当时在哪儿，这里的“在娘家”是 PP 不是 VP 是全句的话题不是“她”的述题。全句的深层结构是：

- (32)a 她在娘家是小闺女
 b 她在娘家娇惯一些
 c 他在娘家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
 d 她在娘家没有下场下地劳动过

生成复句以后，“她”，“在娘家”分别成为整个复句的话题。^⑥

由于“在”兼属介词和动词，“她在娘家”就有构成小句的潜在可能性，因此会造成误解。而在学汉语的外国人中，由于缺乏足够的语感，这种误解特别容易发生。

注释：

从切分上说，(2)是 我自己 一穿衣服，(3)是：我—自己穿衣服。

参看黄南松《试论短语自主成句所应具备的若干语法范畴》，《中国语文》1994—6

参看《现代汉语八百词》

参看拙作《主谓谓语句 NP—(VP—AP) 语义结构分析》，《语言研究》1996—1

PP 即 prepositional phrase 介词短语

⑥参看拙作《复句的话题》，《世界汉语教学》1995—2

领属 NP 中的领 NP 的语法性质

高顺全

引 言

领属范畴是汉语中一种普通但很复杂的语法范畴。现代汉语的领属关系可以有两种常见的表现方式，即(1)NP1 的 NP2；(2) NP1 NP2。因为有句法形式标记“的”的制约，所以 NP1 的 NP2 在与其它成分结合时，其语法功能只能体现为一个 NP，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句法形式标记表现为一种“零”形式时，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和其他成分特别是和谓词性成分结合后的 NP1 NP2 式的领属 NP 中的 NP1 和 NP2 分别处理为两个各自独立的 NP。例如：

- (1)a. 他身体健康 b. 衣服扣子掉了
 c. 中国人口多 d. 老王心脏病又犯了
 (2)a. 他偷了邻居一只鸡 b. 这回你可占人家便宜了

(1)一般认为是典型的主谓谓语句，即动词（谓词）前边的领属 NP 的领 NP (NP1) 和属 NP2) 分别是 大主语和小主语；
 (2)有些学者认为是双宾语句，即动词后的领属 NP 的领 NP (NP1) 和属(NP2)分别是近宾语和远宾语。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本文拟从语义、句法、语用三个不同的平面出发，探讨一

下 NP1 NP2 式的领属 NP 的领 NP (NP1), 主要是和动词性成分结合后的 NP1 NP2 式的领属 NP 中领 NP 的语法性质。

一、从语义平面看领 NP(NP1)

1.1. 现代汉语的领属范畴的基本形式是 NP1 的 NP2 (当然,“NP1 的 NP2”这一形式不仅仅表现领属关系)。其中 NP1(领 NP)在语义上对 NP2 来说有限制作用。

“NP1 的 NP2”中的形式标记“的”也可以不出现,这时“NP1 NP2”这一结构体也可以表示领属关系,这种形式可以看作基本式的一种变体。一般说来,NP1 NP2 式领属关系都有相应的 NP1 的 NP2 式。但反过来却不然。

这表明,使用 NP1 NP2 这种形式表示领属关系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只有 NP1 和 NP2 的语义关系非常明确时才能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形式标记“的”的有无对 NP1 的“领有者”语义角色并没有影响。

1.2. 领属 NP 是名词性成分,自然可以和动词结合,充当动词的配价成分。作为一个整体 NP,“NP1 的 NP2”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前,也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后。它同时只能充当一种语义角色。然而,具有领属关系的“NP1 NP2”在和动词结合以后,其数目和性质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沈昶(1994、1995)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在《领属范畴及领属性名词短语的句法作用》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个动词所构成的简单结构中的某一个 NP(价成分,笔者)位置来说,领属 NP(NP1 NP2,他称为“并联出现”一笔者)只是一个“NP”(价成分),动词的价目不会因此改变。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他在肯定 NP(NP1)的非价成分性质的同时,认为具有领

属关系的“NP1 NP2”是“共同占据一个 NP 位置的成分”。他强调的是一个 NP 位置，但没有明确指出 NP1 NP2 是几个成分。如果把 NP1 NP2 看作一个名词性成分，那么“NP1 NP2”不应该有我们在引言中所列的两种语法地位；如果 NP1 NP2 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名词性成分，那么除非这两个成分的语义所指一致，否则它们应该是动词所支配的两种语义角色。但很显然，具有领属关系的 NP1 和 NP2 的所指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类领 NP 的语义性质呢？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动词的配价问题。

我们把动词的配价成分理解为以动词为中心的动核结构中动词所支配的必有强制性成分，即动元。动元一般是由名词性成分充当的，但一个动词所联系的名词性成分并非都是动元。动元的位置和数目都是比较稳定的。对于同一个动词来说，不存在“因句变价”的情况。动元在运用中可以省略，也可能隐含。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语言现象中，还存在一些动元的变体。例如：

(5)a. 他的眼睛瞎了 / b. 他瞎了

(6)a. 师长下了死命令 / b. 上头下了死命令

(7)a. 我们认为...…/ b. 本文认为...…

上例各句 a 式中的划线部分我们称为真动元，b 式中的划线部分我们称为准动元。准动元是在真动元不出现在句子的表层结构时能对真动元起替代作用的名词性语义成分。

(5)a 中的“他的眼睛”属于沈阳(1995)所说的狭义领属关系。其领 NP 和属 NP 之间是一种“必然而且唯一”的关系。因此，这种领 NP 和某些动词搭配时可以对整个领属 NP 起替代作用。类似的例子如：

(8)a. 他的身体累跨了 / b. 他累跨了

(9)a. 老张的头上戴着一顶呢帽 / b. 老张戴着一顶呢帽

例(5)还可以说成：

(5)c. 他眼睛瞎了 / d. 他瞎了眼睛

(5)a~d 各式中，动词“瞎”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其价数或者说其支配的动元数目也不应改变。藉此，我们可以断言，像“他”之类的准动元的资格是暂时的，一旦真动元（眼睛）出现在结构的表层，准动元都得失去一度获得的动元资格，变成非动元，我们称之为伪动元。如(5)c、(5)d. 中的“他”。

有些狭义领属关系的领 NP 不能替代整个领属 NP。如：

(10)a. 孩子们的心早飞到北京去了。 / b. * 孩子们早飞到北京去了。

非狭义领属关系的领和属之间不具备“必然和唯一的关系”其领 NP 不能对整个领属 NP 起替代作用。如：

(11)a. 老王的儿子考上了大学 / b. * 老王考上了大学

(12)a. 那位老先生的记忆力特别好 / b. * 那位老先生特别好

(13)a. 我军的装备更先进了 / b. * 我军更先进了

(14)a. 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悲剧 / b. * 中国充满了悲剧

但(11)~(14)都可以有相应的 C 式：

(11)c. 老王儿子考上了大学

(12)c. 那位老先生记忆力特别好

(13)c. 我军装备更先进了

(14)c.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

上例中的划线部分也都只能是伪动元。

现在回到前面所提到的问题上来。我们认为，NP1 NP2

式领属 NP，无论是狭义的还是非狭义的，其领 NP(NP1)都是伪动元，即非价成分。领 NP(NP1)既然没有动元资格，则从配价角度看，把领 NP 单独看作一个 NP 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在语义结构中只能相当于一个名词性成分。但是，由于没有外在的形式标记（“的”），NP1 NP2 式领属 NP 给人的感觉有时是一非二，有时是二非一，尤其是 (NP1 NP2) 出现在句首位置时。看作一个，则 NP1 NP2 是一个整体 NP 可以充当动词的动元；看作两个，则要求我们认清它们各自的性质，区别真动元和伪动元。这对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从句法平面看领 NP

2.1. 领属 NP 的基本格式 NP1 的 NP2 是向心结构，NP1 和 NP2 之间是偏正关系，NP2 是整个结构的中心，体现的是整个结构的功能，在句法上对整个结构可以有替代作用。因此，可以认为，NP2 在句法上比 NP1 高一个层级（有人就把 NP1 的 NP2 中的 NP1 称作 NP2 的降级宾语）。从静态的角度来看，NP1 NP2 式领属关系中的 NP1 和 NP2 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如此——如果“的”的有无不足以改变领属关系的话。这就是说，NP1 NP2 式领属 NP 中 NP1（领 NP）和 NP2 也不能在同一层级上。

2.2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把像本文引言中所举的动词后 NP1 NP2 式领属 NP 处理为两个宾语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两个宾语即远宾语和近宾语之间的差异不是层次上的差异。把动词（述语）后的 NP1 NP2 式领属 NP 的领 NP 和属 NP 都看作宾语就意味着把 NP1 和 NP2 同时分置

于同一个层次上，这是有违语言事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正如沈阳（1995）所言，现代汉语典型的二价动词（即一般认为只带一个宾语的动词）的宾语都可以是领属 NP(NP1 NP2 式，笔者)。如：

- (15)a. 他买了这家公司不少股票
 b. 我中了欧阳锋一掌
 c. 他抢了小王一张报纸
 d. 这孩子只吃包子馅儿
 e. 他打伤了小李眼睛
 f. 欧阳克看到她皎如白雪的手腕，（心中一阵迷糊）
 g. 这是他一门极厉害的功夫

沈阳还指出，真正的带双宾语的动词（三价动词）后面的两个宾语都不可能以任何形式构成领属 NP。这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沈阳只指出了动词后 NP1 NP2 式领属 NP 中的领 NP(NP1) 的非价成分身份，并没有明确这种情况下 NP1 的句法性质。我们把价成分和非价成分的区别理解为真动元和伪动元的区别。在语义结构中，这种语义区别是本质的。这种本质的区别应在句法结构中有所反映。

句法结构是有层次的。动词（述语）后领属 NP(NP1 NP2) 是作为一个整体受述语支配的，即在“述——宾”层次上 NP1 NP2 的功能是一个 NP 的功能。如果一定把 NP1 NP2 看作两个名词性成分的话，对于述语（动词）来说，NP1 在“述——宾”层次上没有地位，NP1 不受述语支配。此外，述语（动词）后领属 NP 的形式标志“的”是可有可无的。有“的”的时候，领 NP(NP1) 是“定语”（述宾结构的下位成分），无“的”的时候，领 NP(NP1) 变成了宾语（述宾结构的直接成

分)，句法性质和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和汉语不喜欢搞形式主义这一特点是不相符的。

2.3. 下面讨论动词之前的 NP1 NP2 式领属 NP。从静态的句法角度看，V 前 NP1 NP2 式领属 NP 也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和后面的动词短语发生关系。这也就是说，领 NP(NP1)和谓语(动词短语)没有直接的关系，即在主语——谓语层次上，领 NP 没有独立的句法地位，不应该是主语。但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指出的那样，很多语法学者都把 NP1 NP2VP(其中 NP1 和 NP2 之间具有领属关系)看作典型的主谓谓语句，并把 NP1 和 NP2 都看作主语(一般把 NP1 叫大主语，把 NP2 叫小主语)，NP1 不再是只和 NP2 有结合关系，而是和整个(NP2+VP)发生关系。但这样一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主语，主语在句法上就没有了纯洁性。

汉语的主语一直是一个不太明确的概念。事实上，汉语语法学者们一直在含糊地使用这一术语。在这种背景下，上述对领属 NP 的大小主语的处理自有其道理。但我们觉得，主语只是一个句法概念，应该有其纯洁性和稳定性，鉴定主语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几十年来汉语的主语研究所达成的共识可以大致描述为(1)一般由主事(施事、系事等)充当；(2)一般出现在动词之前；(3)不带形式标志(介词)。我们发现，V 前无标记动元符合这三项要求。在一个由动词为中心构成的简单句中，V 前无标记动元可以用沈阳(1994)的“V 前 NP 原则”(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上除表示被动的“被”、“给”以外的介词)确定。V 前有且只有一个这标的动元，这就保持了主语的稳定性。另外，考虑到 V 前无标记伪动元(不能用“V 前 NP 原则”排除的)的存在，我们把主语标准规定为：主语是由真正

的 V 前无标记动元充当的。

所谓的“真正的 V 前无标记动元”有两层含义。其一，该 V 前无标记动元必须是真动元或准动元，不能是伪动元或非动元；其二，该真动元本来就应该出现在 V 前位置上。第二条限制和本文无关，这里不去管它。现在来看由 NP1 NP2 式领属 NP 和动词短语构成的 NP1 NP2VP 中的动元情况。我们在本文 1.2 节中已经指出，这类格式中 NP1(领 NP)虽然有时能充当准动元，但在 NP1 NP2 共现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伪动元。因此，按我们的标准，NP1 不能充当句法结构的主语。例如：

- (16)a. 苏州人心肠软
 b. 冯狗子人缘极好
 c. 掌勺的马师傅年事已高
 d. 动物园一只狗熊跑了
 e. 那大汉双眼目不转睛地瞪着他
 f. 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
 g. 自行车链条断了

这类领 NP(NP1)既然不是主语，那么在句法上应该如何解释呢？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把 NP1 NP2 看作一个整体，这一整体 NP 充当句法结构的主语，这时 NP1 只是句法结构的下位成分（定语）；另一种办法是把 NP1 和 NP2 分别看作独立的 NP，NP1 和 NP2 之间不再有句法关系，只存在一种潜在的关系（领属关系）。NP1 成为句子结构中主语(NP2)以左的成分，按胡裕树先生(1982)的观点，NP1 属于句子的外层结构而非内层结构。句子的内层结构和外层结构的区别，是句法关系和非句法关系的区别。这就是说，NP1 是

非句法成分即语用成分。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称 NP1 为主题（话题，也有人称为话题主语）。

句子的内外层结构的主要界限是主语。NP1 NP2VP 中的 NP1 正处于这种临界位置。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来自主题方面的语用力量往往大于没有形式标记约束的偏正结构的向心力，即原有的句法关系可能被语用要求所破坏。因此，把 NP1 NP2VP 中的 NP1 看成是独立于 NP2VP 之外的名词性成分是可行的，有时是必要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论及。

三、从语用平面看领 NP

3.1. 很多语法学者已经认识到了“主谓谓语句”的大小主语之间有质的差别，主张把 NP1 NP2VP 中的 NP1 看作句子平面的主题（话题）。这种观点显然比把 NP1 看作主语的观点前进了一步。但是，严格说来，主题是一个语篇概念。语言是用来交际的，交际或言谈总是需要一个中心或出发点，而且一次交谈一般不是一个句子所能完成的。某一言谈中心往往是由几个句子即由一个句群甚至几个句群共有的。不过，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是句子，所以一般来说，一个句子总得具备一个言谈中心或出发点。而且句群中的句子不外乎始发句和后续句两种，始发句应该有一个言谈中心或出发点；后续句要么另外有一个和其所在句群的言谈中心有关的中心，要么有一个可以理解为省略了的言谈中心。因此，对单个句子的言谈中心即主题的研究也是可行的。这种主题属于句子的语用平面。目前汉语语法学界所说的主题一般都指的是单个句子的主题。

3.2. 我们在 2.3 节中已经指出，NP1 NP2VP 中的 NP1 和 NP2 之间的领属关系、偏正关系由于没有外在的形式标志

约束，会受到来自语用方面的破坏。这时，NP1 和 NP2 就变成两个各自独立的 NP，其性质和功能也就各不相同：NP1 属于句子的语用平面，是句子的主题，它不再是句法成分；NP2 属于句子的句法平面，仍然是句子核心动词的必有支配成分（动元）。

这类领 NP(NP1) 和后面的结构之间可以有较大的停顿，它后面还可以加上语气词“嘛”。例如：

- (17)a. 苏州人心肠软 / 苏州人嘛，心肠软
 b. 他老爷脾气又犯了 / 他嘛，老爷脾气又犯了
 c. 这本书内容不错 / 这本书嘛，内容不错
 d. 那本书作者是王蒙 / 那本书嘛，作者是王蒙
 e.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 / 王维嘛，诗画皆称一绝

这些都是现代汉语句子主题的特征。由这种领 NP(NP1) 充当的主题也可以延伸到后面的句子。例如：

- (18)a. 这小子年纪幼小，E 武功却练的如此之纯
 b. 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E 大学毕业，E 也是个文人
 c. 那青衣怪客左手搂住了黄蓉，E 右手慢慢从脸上揭下一层皮来
 d. 黄蓉眼泪未干，E 高声欢呼
 e. 中国经济会持续发展，但 E 政局不会出现像苏联那样的情况
 f. 越南革新事业取得明显进展，E 国际处境大为改善

(18) a~f 中的 E 处都可以理解为省略了所在句中的划线部分(领 NP)。

领 NP(NP1) 和属 NP(NP2) 各自的独立性还有其它语

言现象作证：有时领 NP 和属 NP 中间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例如：

(19)a. 完颜康却双腿软倒，再也站不起来。

b. 他以前胆子可真大。

这些情况都表明，把居于句首位置的 NP1 NP2 式领属 NP 处理为两个独立的 NP 是有语言事实根据的。但也有相反情况。有些领 NP 在孤立句中可以看作主题，但在一定的语境中，这种主题不能延伸到其后续句。例如：

(20)a. 这女子声音更媚，E 却带三分倔强。

b. 这个地方外出谋生的人多了，E 少不了要捎几封家信。

(20)a、b 的 E 处不是领 NP “这女子”和“这个地方”，而是“(这女子)声音”和“(这个地方)外出谋生的人”。也就是说，如果认为这类始发句的主题是由领 NP 充当的，其后续句的主题却是由属 NP 或由整个领属 NP 充当的。这样一来，在表达内容上有紧密联系的两个句子（从书面上看只有一个句号）却有两个不同的主题，这是不合语言的实际的。主题首先是一个语篇（属于语用学）的概念，在句子的语用平面分析中使用它主要是考虑到句子和篇章之间的相通之处：句子是构成篇章的基础。但句子语用平面的主题分析也要顾及到篇章或者说是语境的影响，否则就变成了单纯为句子的主题分析而分析，也就难免机械和片面。

鉴于此，我们认为（20）这类句子的主题是由整个领属 NP（NP1 NP2）充当的。这就是说，即使从语用平面看，居于句首这一特殊位置的 NP1 NP2 式领属 NP 仍可能是一个整体 NP（这时 NP1 和 NP2 之间的句法上的合并性成为现实）。